



在张庄村，聆听幸福心声

村庄见证山河巨变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

傍晚驾车从河南省兰考县城出发，经过东坝头镇黄河湾，河水流向在这里由南北急转为东西，向前奔腾而去，甩出九曲十八弯的最后一道弯。张庄村，便是这最后一道弯上的一个普通又特殊的村庄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这片土地上查风口、治风沙，问计于民，找到了“贴膏药扎针”的治沙办法，还当地人民一个湛湛青天。

“百姓谁不爱高官？把泪焦桐成雨。”焦裕禄精神穿越时空，曾引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共鸣。2014年3月17日，习近平总书记重访兰考，来到张庄，与村干部座谈，与村民话家常，为沉寂一时的张庄村指点迷津，带来希望。

幸福路上幸福来。村里的主干道被村民赋予了“幸福路”的名字，正是为了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来到这里，指引张庄发展产业，艰苦奋斗，奔向幸福。

如今的张庄村，早已告别遍地沙丘，摘掉“贫困村”帽子，产业兴旺、蒸蒸日上，还被评为了“全国文明村镇”，入选首批“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”等。张庄巨变从何而来？焦裕禄精神在新时期生发出哪些新的枝桠？记者来到张庄村一探究竟。

老佛幼去逃荒。”卞九龄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初逃荒的情景，顿时红了眼眶。“张庄大队1/3人口都逃出去要饭了，县里因为兰考逃荒人太多影响不好，成立‘劝阻办’，但是灾民不要饭，吃啥呢？”

焦裕禄来到兰考后，撤去“劝阻办”，改为“除三害办公室”，并说，“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”。

“当年张庄村有17座沙丘，1964年初已经压了11座，焦书记为此还在张庄开了全县淤压沙现场会嘛！俺爹也参加过。”卞胜利骄傲地说。

“是，张庄因为治沙还得了红旗大队，县里奖了大队4辆板车，俺和村民从兰考一路推回来，恁高兴！”卞九龄笑着回忆。

1964年5月，焦裕禄病逝兰考，他要求自己葬在沙丘上，叮嘱道：“活着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。”焦裕禄的遗愿在10年后变为现实。卞胜利1967年出生，他还记得六七岁左右，和小伙伴去地里搞挖野菜的场景，彼时田间已然绿意葱葱。县志记载，1973年，全县在以张钦礼为代表的党员干部带领下，与群众苦在一起，干在一起，全年治沙造林19万亩，植树364万株，从根本上遏制住了风沙危害，寸草不生的黄沙地终于一朝变成了晴天！

1981年，卞九龄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土地包产到户后的第2年。那一年母亲重病，他必须在家照顾母亲。“但好在国家给农民分地，土地在我们自己手里，大家生产积极性上来了，农民终于能吃饱饭了。”卞九龄感叹。

告别了风沙，解决了温饱，张庄村的农民日子渐渐好起来。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大批农民开始进城务工，张庄村也不例外。吃苦耐劳的村民当中，有的去郑州做建筑工、搬运工，收入来源更为多元。卞胜利和张庄其他村民也找到了洛阳锅炉厂的工作。“农民可以进城工作挣工资，大家生活状况也逐步好转。1997年，我已经是村里的‘万元户’之一了，还买了一台收割机，农忙时就去给别人收麦子。”卞胜利说。

城市的就业机会给村民带来改变生活的希望，但与此同时，张庄村却不知不觉地“空”了下来。2000年前后，村里最多时有近1000人在外打工，几乎见不到青壮年的身影。曾经在焦裕禄精神影响下，轰轰烈烈战天斗地的张庄村，此刻像一位被弃置的“空巢老人”，原地等待游子归来；抑或是在等待一个契机，绽放新的生机。

迎面“春光”

闫春光的家在村内两条主干道——幸福路和桐华路的交会处，院落不大，但干净整洁。走进屋内，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家中慰问的照片被悬挂在客厅正中央，阳光照进来，整个房间暖融融的。

2014年3月17日对闫春光一家来说是个普通的日子，这天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：习近平总书记。

此前，闫春光家是村里的贫困户。“2013年我办了个养鸡场，但因为不懂技术，那年赔了1万多元，当时还有10万的外债。想去银行贷款，人家看我一没抵押，二没担保，也不愿意贷给我。”闫春光回忆。

“总书记很亲切，了解我们的情况后，鼓励我们年轻不要灰心，人生哪能没有挫折，遇到一次挫折只要坚持过去，后面会越来越好。”闫春光的妻子彭思思补充说。

总书记的话给了闫春光一剂“强心针”，此后他打起精神，一边学习专业养殖技术，一边网上学管理知识，利用金融扶贫政策拿到了5万元贴息贷款，并通过村干部联系爱心企业为其捐款10万元建起标准化鸡棚，养了3000只蛋鸡，当年就赚了7万多元，此后逐年步入正轨，扩大规模。

在不断地尝试摸索下，闫春光的商业眼光也愈发成熟。比如近年来张庄乡村旅游名气越来越大，他敏锐察觉到，得让游客带走些家乡特产，于是2018年创立了春光油坊。每逢磨油时刻，熟芝麻研磨出的醇厚香气便蔓延在整个村庄。

去年年初，闫春光在中国证

监会驻村第一书记余强的介绍下，瞄准预制菜源头产品加工赛道，与他人合作成立证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，为村里带来30多个就业岗位。“党的政策给了我很多扶持，所以自己富起来后，也不能忘记村民，大家在这儿剥剥洋葱、洗洗菜，既能照顾家里，每天也能有一二百块的收入。”

闫春光一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。被问及近期有啥新鲜事儿，“我今年9月预备期满，马上就转正了！”彭思思很兴奋，“春光还是2019年入的党，一家子党员，还值得高兴吗？”

闫春光的这段历程是整个张庄村发展变化的缩影。“总书记来后，张庄村在各方力量帮助下，走上了一条以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之路。一产方面，流转土地进行玉米小麦规模化种植，同时发展塑料大棚种植、莲藕种植、南美白对虾特色水产养殖等；二产方面，引进外资，村集体入股参与分红，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；三产方面，2016年起发展乡村旅游，年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，开办土特产店、农家乐、民宿40余家。张庄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4年的零收入，上涨到2023年的126万元。”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自豪地说。

幸福路上，或传统或新兴的业态正在这条路上生根发芽：红晴日晒坊内，返乡创业青年文亚清对祖辈传承的醋酿工艺加以创新，制作出回味无穷的玫瑰醋、葛根醋，月收入达2万余元；在老布鞋共富工坊里，胡秀琴等几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，从制鞋到纳鞋底，从裁剪到缝合，纯手工缝制的布鞋产品很受城市游客欢迎，老人每缝制一双便可获得120元的收入。

“我家的蘑菇可以生吃，进来尝尝！”循着声音找去，奥吉特蘑菇店里的店员贾俊丽正招呼着游客。至于她所说可以生吃的蘑菇，是奥吉特公司通过引进菌种，并模拟适合环境孕育出的优质蘑菇。

2017年12月，总投资达1.25亿元的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落户张庄村，100余个“家门口”的岗位，平均4000元的月收入，让村民实实在在得好处。对张庄村来说，村里入股到奥吉特公司，每年能稳稳当当拿到9.6万元的分红。

但即便是这样一个“香饽饽”产业，落地张庄的过程却很是曲折。

申学风说：“奥吉特厂房所在地原先有座9.9米高的沙丘，治理难度很大，之后沙丘虽然被渐渐压平，但村民为了纪念焦裕禄书记，把自己家的坟都迁到了那里，至少有30多座。所以迁坟成了摆在村‘两委’干部面前的一道难题。”

申学风和村干部每人负责几户，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，苦口婆心地给村民讲产业扶贫政策，讲企业入驻后对村里和个人的好处。

对于村民在集体利益和村庄发展面前的让步和

理解，申学风深怀感激。“尤其是涉及迁坟这类事情，村民思想转变的背后，都经历了内心的痛苦挣扎，但为了村子还是选择让步。所以，要感谢村民，要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，这是焦书记教我们的，也是我们作为村干部时刻不能忘记的。”申学风感慨万千。

和美共乐

公鸡的啼鸣，夏日的骄阳，或是早起趁着凉快去地里干活的农民，都标识着村庄独有的节奏。

每天6点多，申学风准时到达办公室开始忙碌。从1998年到村里工作，到2015年换届选举当选村党支部书记，全年无休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村民的信服和尊重。

这天中午，他邀请记者到村里幸福小院吃工作餐，原以为是个村里的餐厅，但一路上竟然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同行，有骑着三轮车的、有结伴走路过来的，都自带着碗筷。看到记者不解，申学风卖了个关子说：“咱们今天是去‘蹭’老人家的饭。”

走到小院内，饭菜的香气逐渐浓郁，记者也跟随老人们一起进入屋内。老人们围坐在桌旁，笑着聊天。不一会儿，有村民将打好的饭菜——送至老人面前。再看桌面，每个位置都用红色卡片写着姓名，老人们是对号入座。

“每天的餐都不一样，今天馄饨、明天地粉条、后天包饺子，让老人们也有新鲜感，食材的钱都由村集体出，村民免费吃。”申学风说。

用完餐后，老人们有的去散步，有的回家休息。“建立幸福小院本意是学习其他地方经验，打造日间照料中心。我们外出学习回来后，觉得嚼别人吃过的馍不香，这也是焦书记说的，不如办个自己的老年食堂，为村里80岁以上的115位老人提供免费餐，解决空巢老人的实际用餐困难，还能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。另外，每个桌子上贴有姓名标签，如果哪位老人一两天没来吃饭，村干部就要上门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。”申学风的一番解说，既有科学谋划，又有暖心细节。

村里的老支书翟茂盛今年76岁，他自我调侃说快要去幸福小院的年纪了。但他可一点也不清闲，作为梦里张庄艺术团的团长，每天和团员一起排练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早上8点刚过，乡村记忆民俗馆中便传出咿咿呀呀的吊嗓声，紧接着，铿锵的豫剧唱腔便响彻在幸福路上空。凑近一看，这些“角儿”都是十里八村的村民，因为对豫剧的热爱而凑到一起。建团至今已有8年，《焦裕禄》《朝阳沟》《花喜鹊》等剧目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

翟茂盛要求严格，来排戏的村民要在张庄待一天，家里的孩子也只能带上，但其实孩子也喜欢来张庄。村民翟香的孙女正上小学，翟香在这边唱戏，孩子在相距不远的桐花馆看书学习。正值暑假，设计风格古朴与现代相交织的桐花馆里坐满了来看书

- 1963年** 焦裕禄来到张庄村
- 1973年** 治沙工作基本完成
- 1977年** 村里首次通电
- 1980年** 实施土地包产到户
- 2009年** 全村喝上自来水
- 2016年** 全村装上路灯
- 2017年** 贫困村摘帽
- 2016-2024年** 发展乡村旅游，上年度乡村旅游收入600余万元

的大人小孩，馆内藏书近6万册。

下午5点排完戏后，翟茂盛回家吃饭，随后到村口参加下一场文化活动。这个夏天，村民自发组织起了“村晚”，每日天擦黑，村民陆续聚集集中在村口，有敲锣打鼓的、有带着设备现场唱歌的、有扭起腰肢跳起秧歌的，村民自愿上场，没有尴尬，没有犹豫，气质落落大方，气氛热闹非凡。

在张庄村，游客依旧络绎不绝。彭思思作为讲解员，每日带领游客在幸福路“一站游”。她的结束语是：“从幸福路出发，再回到幸福路，意味着张庄的幸福没有终点，只会更幸福！”

告别风沙

焦林纪念馆建在张庄村村口，密密匝匝的槐树林环绕着焦裕禄雕像，荫蔽着四周。“焦书记当年就是在这里总结出了‘贴膏药扎针’的秘诀！”一位正在散步的村民主动为记者当起“导游”。

这位村民体格结实，嗓门响亮，听说记者是来村里采访，先是欢迎，而后大方自我介绍。他叫卞胜利，是村口超市老板，也是地道地道的张庄村农民。他说，1963年，焦裕禄到兰考不久就来了张庄村。现在焦林所处的位置，又叫“下马台”，因当年风沙太大，路过的武官下马，文官下轿，步行才能通过。

某天，焦裕禄看到一片荒芜沙地中，村民魏铎彬家的坟头上竟然长有绿草，惹眼的绿让他很解。魏铎彬说，风沙太大，怕把坟头刮没了。有次他给母亲添坟，在土层下挖出了黄河冲积来的淤泥黏土，于是用淤泥封住坟头，再种上草，风再大也刮不倒。

焦裕禄茅塞顿开，亲领工作组进驻张庄大队并成立“除三害”指挥部，进行风沙治理试点，并将这一治沙方法称作“贴膏药扎针”——用淤泥黏土封住沙是“贴膏药”，再种上槐树是“扎针”。

“走，到家里让俺爹再讲讲，俺爹叫卞九龄，今年86岁，是村里的‘活字典’，还和焦书记握过手嘛！”卞胜利热情邀请记者。

搭上卞胜利的电动车，5分钟后便看到了“张庄百全超市”的醒目牌子。

掀开门帘，正对一位拿着蒲扇的老人，身材面容皆清瘦，精神头却很好，正在帮着村民收发快递。

他就是卞九龄。卞胜利麻利地拿来几只凳子放下，围了个小圈，“都坐下，俺爹主讲，俺来翻译。”他乐呵呵说。

一开口，先问记者有没有去过黄河湾，听说去过，老人说：“去过就对喽！兰考就在黄河最后一道弯，黄河水再往东，就到山东东明县了。兰考之所以有‘三害’，很大原因是之前没治理好黄河。”

老人略顿了顿，整理思绪后继续说：“黄河脾气怪，‘涨水不响落水响’，十来岁时，我有天出门玩，回家就遇上涨水，一两米外看起来是平地，其实一脚踩下去就到腰部。幸好当时有人撑着筏子经过，才捡回一条命。”

黄河对兰考的影响有多大？翻开《兰考县志》，从1171年至1949年的近800年间，黄河兰考段决口143次之多，“黄河陡涨”“灌考城”“大荒”“大饥”等字眼屡屡出现。天地不仁，黄河多次改道和泛滥使黄河故道形成故堤，故堤绕沙丘又形成上百个风口，进而形成兰考“三害”，而张庄村就是兰考县内最大的风口。

“冬夏风沙狂，夏秋水汪汪，一年辛苦半年糠，扶

